





【人生随想】

## 晚秋画记

□肖复兴

前天去颐和园画画。疫情以来第一次来，游人很多。过知春亭，刚穿过文昌阁城门，一股浓郁的桂花香味飘来。在树木中有如此浓香的，很少见。当年，郁达夫形容桂花的香味说：“我闻到了，似乎要引起性欲冲动的样子。”我从未见过如此形容桂花香味的。

四下寻找，在文昌院大门前，看到一株桂树，枝干清癯，不足一人高，栽在盆中。是一株金桂，花所剩不多，毕竟已经过了寒露，这样的节气，残留枝头，也不容易了，属于典型的迟桂花。而且，零星的残花细如米粒，居然还能散发浓郁沁人的香味，四周弥漫，就更是难得，大概只有桂花做得到。

在谐趣园，我坐在刚进门旁的游廊里，画远处的知鱼桥。满池枯荷，托着蜿蜒的石桥，有些萧瑟。看见廊前一位老太太正打开一个宽口的保温瓶，从瓶里往一只袖珍的杯子倒什么东西，她的身边是坐在轮椅上的一位老爷爷。一股清香的味道飘来，甜丝丝的，不是糖或蜜的甜味，而是若有若无，如淡雅的水墨画。

老太太把杯子递给老爷爷，发现我望着他们的目光，浅浅一笑。我问她：您做的这是什么汤啊？这么好闻！她把保温瓶端起来给我看，我看里面的莲子晶白如玉，滚动如珠，并没有煮开了花。我连连夸赞她煮的莲子这么精致好看。老太太得意地让我再看看还有什么，我才发现沉底的还有荸荠和菱角。老太太越发得意，对我说：这叫湖三鲜。咱们北京有卖荸荠和菱角的，少见卖鲜莲子的，得是新鲜的才行，这是女儿从湖南快递来的湘白莲！湘白莲哟！老太太又强调了一句，透露着几分骄傲，为她的湖三鲜，为她的女儿。

老爷爷在喝湖三鲜，老太太凑过来看我画画，顺便聊了起来。才知道，老爷爷最喜欢到谐趣园来，几乎每星期来一趟，好在家离这里不远，叫上一辆滴滴就到了。又知道，女儿小的时候，老爷爷常带孩子到谐趣园玩。说到这儿，老爷爷回头说了句：那一次，她从桥边上的长廊跑下来，摔个跟头，摔掉一颗大门牙！然后，他举起空杯子对老太太说：再来点儿！老太太又倒了一杯湖三鲜，清甜的味儿，冒着热气，争先恐后地涌出。

出乐寿堂，到长廊，游人最多，到处是旅游团的小旗子飘扬。我坐在长廊前的小院里，画对面的藤萝架。春天的时候，海棠花落，这里开满一架紫色的藤萝花。孙子小的时候，我抱着他，他使劲儿伸着小手去够藤萝花。

忽然，闻见一股橘子的香味，湿润而清新，是刚摘下树、刚剥开皮的橘子味道。北京卖的橘子，没有这种香味。我禁不住脱口说了句：哪儿来的，这么香！抬头一看，是位中年女人站在身边，看我画画，手里拿着一只橘子，剥开的几瓣橘子如一朵盛开的莲花。见我望她，她忽然不好意思起来，跳下台阶，跑到旅游团的小旗下。不一会儿，她折身跑过来，递给我一只橘子，什么话没说，又跑走了。

橘子真的很香，而且很甜。

二

疫情之后，来天坛少了。前两天中午，我才又来到百花亭前。想一想，上一次来这里，是去年秋末。一晃，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日子过得真快。

以前，来天坛，我爱到百花亭这里来。亭子是从李鸿章家庙里移过来的，雕梁画栋，很漂亮。以亭子为中心，呈十字形，有四条花木葱茏的甬道。东西甬道两旁种着西府海棠，春天开花的时候，十分娇艳；南面甬道旁种的是柏树，四季常青；北面甬道旁种的是龙爪槐，夏天垂一地绿荫，冬天树叶落尽，枯枝上盘龙弯曲的枝条遒劲四射，让枯寂的冬季天坛有了一种沧桑的味道。我常到这里画画，几乎画遍了四面甬道上的花木。

这一天中午，天气格外好，阳光很暖，亭里坐着不多几个游人，四周很安静。我坐在亭子西侧甬道旁的长椅上，画百花亭，画对面的芍药花圃。

忽然，一阵歌声随风飘来。不是真人在唱，是收录机里播放出来的歌声。这歌的旋律怎么那么熟悉？不由得放下纸笔，仔细听，听清了歌词：

人生短短几个秋呀，  
不醉不罢休，  
东边那个美人，  
西边黄河流，  
来呀来个酒呀，  
不醉不罢休……

原来是这首歌！记得去年秋末来这里画画的时候，也曾听到这首歌。时间过去快一年，歌居然没变，还在顽强重复地唱。这实在是太有意思的事情了。莫非这首歌和百花亭一样，一起长在了这里？或者就像一位专情的歌手、一位痴情的朋友，专门等着我旧地重游时，特意唱给我听的吗？让我和他或她一起拨动怀旧的那根琴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不过，这大概只是我的自作多情罢了。

去年来这里的的时候，我也是坐在百花亭西侧的长椅上画画，唱歌的是一位六十来岁的男人，就坐在我前面不远的另一个长椅上，抱着一个小小的老式收录机，在听里面放出的歌曲，一边听一边跟着哼哼。而且，是反复地听、反复地唱，不厌其烦，旁若无人，忘乎所以，乐此不疲。听得我耳朵都起了茧子，这几句歌词，我都能背下来了。说实在的，听得我的心里有些烦，甚至觉得他有些偏执，会不会是精神出了什么毛病？恨不得上前一把关掉他的收录机，请他别再唱了。

这一次，没有人在唱。但收录机里播放出来的这首歌，却还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依然是不厌其烦，乐此不疲。世上竟有这样的巧合，近一年的时间了，这首歌居然在此落地生根，或者说，这首歌能够届届还魂，让时光倒流、昔日重现？

我有些好奇。是谁痴心不改，一遍遍地播放这首歌？听也听不够地听着这首歌？如果还是一年前的那个男人，就实在是缝若天衣，巧得不能再巧了。

这样一想，四下张望，甬道上除了我，没有一个人。循着歌声找去，原来是在百花亭前的灌木丛旁，地上放着一个不大的录音机，歌声很响亮地从那里传出。录音机前，一位年龄六十来岁的大嫂，身着漂亮的裙装，随着歌声翩翩起舞，是自娱自乐，也许是在锻炼身体。四周没有一个人，远处坐在百花亭里的游人在吃东西，不时往这边瞥两眼。真的是旁若无人，她兀自跳着，尽情投入，不停挥舞着彩色花围巾。

不是那个男人。是啊，要不也实在是太拙劣的巧合了。但是，我想起了那个男人。一年过去，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这一年，全球疫情蔓延，多忧多虑，实在是太不平常的一年。

人生短短几个秋呀，  
不醉不罢休，  
东边那个美人，  
西边黄河流，  
来呀来个酒呀，  
不醉不罢休……

歌还在一遍遍地唱着。秋阳高照，年过中秋，有酒可醉，无酒也无妨，只要歌声依旧。

□孙葆元

中国的酒文化分三个部分，为造酒、礼酒与饮酒。酒之所以能成为文化，是因为它身上的文化属性。文化属性是物质属性与行为属性上升到一定意识层面固定下来的认知。文化属性在历史进程中是会更改的，传统不会一成不变。窃以为当下叫喊“酒文化”最甚的是市井酒徒，对酒当歌，那歌非人生之志，亦非陶冶性情，而是交易与“酒依赖”。为文化的清白计，须以辩证。

酒之酿，始于原始社会。“仪狄作酒醪，杜康作秫酒”，指的是两位酒的发明人把酒奉献给人类。后人从曹操的《短歌行》中认识了杜康，却不认识仪狄，她是大禹时代的人。王粲《酒赋》说，“帝女仪狄，旨酒是献。”帝命他的女儿仪狄造酒，以献天地间。用今天的话语来解读，这是远古以来先人对酒的发酵认知及技术掌握。说得更高深一点，是对微生物学的探究与实践。

酒的发现才让人懂得什么叫陶醉。最初的酒并不是鼓励人们饮用的，王粲《酒赋》的下句就说：“芬芳享祀，人神式宴。”《尚书·酒诰》说，“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酒首先是祭祀用的。宋朝人朱肱对此解释道，“言天之命民作酒，惟祀而已。”庶邦庶士，“无彝酒”。无彝酒就是不要经常饮酒。试想一下也有道理，如果庶民之辈也以酒为乐，那么与神也就无异了。礼神祭祀的庄重岂不成了一场闹剧？

最先偷酒喝的还是那帮制定规则的人，是他们把祭祀、典礼的酒喝掉，而且一发不能收。殷纣王设肉林酒池，曹操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你有忧乐，庶邦庶士如何没有忧乐？把酒喝到肚子里，才知道这个东西忧乐参半，有时候还会坏事，因此朱肱说“酒味甘辛，大热，有毒”。有什么毒？多食能致疾，多食能误国。我就不太同意曹操的说法，酒浆下肚，忧还是忧，解忧须良策，良策的智慧靠喝酒是喝不出来的。然而有些酒徒很喜欢曹操这句话，引为嗜酒的经典，每欲饮酒总念叨几遍，于是暴饮就合礼合规了。礼酒的文化在这里就被酒徒们破坏了。

自从有了酒，就有了酒律。酒律是对饮者的规范，不仅有“无彝酒”“祀兹酒”的戒律，还有器皿的提示。祭祀的时候有一种船形的酒器，叫舟彝，以此盛酒是告诫饮者勿多饮，戒其覆。还有一种叫做罍的杯，是告诫饮者戒其淫，淫以迷乱，淫以至祸。饮酒一旦成风，酒文化就分成了截然两道，一种是以酒奠志的豪气文化，一种是醉生梦死的反酒文化。两种文化并行着影响了中国千年的文化史。当有人高喊着“酒文化”以尽醉醺之快，其实只是他的酒囊之欲。真正酒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对饮酒无度的警示。韩非子说，“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失其身，是失掉自身的尊严，一个没有尊严的人，无异于行尸走肉。

诸葛亮告诫他的儿子：“夫酒之设，合礼致情，适体归性。”开宗明义把酒的正道厘清，接着就把酒的邪说挑明，“礼终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殚，宾有余倦，可以致醉，无致迷惑。”李太白说“自古圣贤多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他大概不太同意诸葛亮的忠告。酒让他放浪形骸，他一面做着诗人，一面做着醉客。当代酒徒只看到他醉客的一面，却没有看到他诗性的另一面。还是他的老朋友杜甫看得准，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醉了吗？他没有醉，他是装醉，以此傲视王侯。换成别人，醉成烂泥，听到圣旨到，还不赶紧下跪，谢主隆恩。李白没有谢主隆恩的习惯，如果有这种习惯，他早就“上船”了。在沉香亭畔写给李隆基和杨玉环的三首《清平调》是给了他们好大的面子，之后就上演了让高力士为他脱靴子的闹剧。大概他的确是喝醉了，在沉醉中嘲弄那些宦官，有如此胆量的唯有这位诗仙！

比李白早生百年的刘伶是个靠“饮者留其名”的人。史载他曾在建威将军帐下做参军，主张无为而治，归隐竹林，整日与阮籍、嵇康等人喝酒，喝得醉醺醺的，谓之“避世”。无为而治是老庄的思想，核心观念是告诉君王，不要与民争利。刘伶的“无为”都消磨在酒中，也就真的无为了。他留下一篇《酒德颂》，其章有云：“唯酒是务，焉知其余。”由此看来，他的饮酒也没饮出什么治世的思想。中国文化人的“避世”往往不足取，往恭维处说是清高，往实处说是放弃责任。刘伶“焉知其余”的酒德其实无德。

然而酒德的提出甚好，《三国志·吴书》有言：“酒以成礼，过则败德。”像刘伶这样罔顾其余，就是酗酒了。酒德一立就给饮者划出一条界限，德者礼宾，滥觞失德。当酒只剩下一个“饮”字，它的文化含量就都消失了。